

情系大理

李于阳卷

白族

Qingji Dali

历代

白族作家丛书

Lidai Baizu Zuoja Congshu

赵寅松 主编
余嘉华 张培明 选注

余嘉华 张培明 ⊙ 选注

这是诞生在亚洲文化十字路口一群学人心血凝成的华章。
这是一轴使大理“文献名邦”与中原文化共荣的历史画卷。
透过这些诗文，我们看到了古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和广阔胸襟。
正是这套丛书，让尘封的辉煌鲜活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藏

人

族

出

版

社

Qingji Daili 白族作家丛书

白族
Lidai Baizuzi Zuojia Congshu

情系大理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马 非

装帧设计:程舟行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李于阳卷/余嘉华,张培明选注.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4

(情系大理/赵寅松主编)

ISBN 7-105-07614-3

I. 历... II. ①余...②张... III. ①古典诗歌—
作品集—中国—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I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9199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9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1200 册 总定价:60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二编室电话:010-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李于阳
卷

余嘉华

张培明

○

选注

赵寅松

○

主编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编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顾伯平 赵立雄

顾 问：赵济舟 黄永华 杨宴君

名誉主编：杨 明

主 编：赵寅松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达 刘 丽 余嘉华 芮增瑞 李 公 李建国

李革生 罗江文 张文渤 张明曾 张建雄 周锦国

杨云飞 杨锐明 赵定甲 赵建军 段炳昌 段甲成

施立卓 高万鑫 盛代昌

序

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 顾伯平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 长 赵立雄

民族文化因承前启后而能源远流长，民族精神因世代相传得以发扬光大，这是亘古不移的真理。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作为生活在云南这块诞生了早期人类的古老土地上的世居民族之一，白族在饱啜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并不断补充、吸收各个时代之中的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向世人奉献出了流光溢彩、记录了本民族精神生活和心灵历程的宏篇巨著。继《情系大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出版之后，《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作为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发掘与整理，由大理州白族文化研究所组织完成编纂并相继出版，这是“民族文化大州”建设所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的出版，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持、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建设自治州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们谨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苍洱之境，人杰地灵；纵古贯今，英才辈出。剑川海门口出

土的青铜器开启云南文明之先河；祥云大波那罕见铜棺的发现，说明大理地区文化积淀之深厚；而汉代牂榆人张叔、盛览不远千里负笈求学于汉代文学大家司马相如之举，则使人看到了一种虚心学习先进文化的可贵精神。唐代南诏与唐朝之间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使得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得益彰。彪炳史册的辉煌巨著《全唐诗》也有南诏君臣的诗作。而耸立苍洱之间一千余年的巍巍三塔，更说明了南诏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继后，由杰出的白族政治家段思平所创立的大理国，与宋朝相始终，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宋朝的南方屏障。加之频繁的经贸交流，对于祖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虽然明初洪武平滇的战火，造成了大理国文献典籍毁于一旦，诸多宝贵的史料记载多付阙如。但从现存史料中仍旧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社会稳定，民族和谐，白族文化按照自身的发展轨迹继续向前。元代忽必烈征服大理国，在云南设立统一的政区，大理段氏总管仍能在云南政治生活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说明白族文化根基之深厚及其在古代云南影响之深远。

明代以后，白族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许多汉文化修养深厚、富于思想见地、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有所作为的优秀人才。收入本“丛书”中的众多作家，皆可谓大理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优秀知识分子的代。他们的文采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如明代李元阳在江苏做官，外抗倭寇，内抚黎民，他离任时，当地人民“流涕遮道者百余里”，并为之建生祠、勒碑“述善政百余事”。著有《说纬》一书的王崧被称为清代云南经学巨擘，连同时代的经学大家阮元都称道他：“精思卓识，博通万卷，不困于浅，不蔽于俗，是能读九经疏义，识史家体制者矣。”著名白族学者赵藩不仅为官清廉、政风卓著，他题于成都武侯祠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的名联，更是以其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深刻内涵而传诵古今。

《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历代白族作家心血和成果的第一次较为系统而完整的展示，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自古以来苍山洱海的灵山秀水、南诏大理的古老文化如何激发了一代代白族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成就他们的宏篇巨著；而他们的如花妙笔，又为苍洱大地和白族文化增光添彩，丰富了白族文化的历史底蕴和深刻内涵，成为白族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丛书收入的这些历代白族作家的作品，或从省、州图书馆浩繁的史志资料和发黄的卷宗中发掘出来，或从作者散居全国各地的后人手中征集选编，为了完成丛书的编写工作，编注者们筚路蓝缕、广泛查阅资料、多方求教或相互印证，终于使这套丛书得以问世。对所有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作出贡献的人们，我们代表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选出版《情系大理·历代白族作家丛书》，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它的出版，充分体现了中共大理州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积极发掘、抢救、保护的态度。因为只有以全部的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为根基，充分吸收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因素，才能使白族文化枝繁叶茂、有着充足的发展后劲；同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不断推陈出新，民族文化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

白族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民族。我们相信，在继承前人优秀遗产的基础上，白族人民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崭新的民族文化，并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书成之际，特此为序。

前 言

李于阳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云南著名诗人。他的同学戴炯孙认为当时的诗人中无人能“出即园右”，“即园诗惊采绝艳，奇气横溢，于唐人中自当与玉溪生（李商隐）杜樊川（杜牧）抗行。”^①李于阳的老师刘大绅称其“春风独据吟诗坛，一时声名走万里”^②。对这样一位有才气、有影响的诗人，试作如下简介。

李于阳（公元 1784 ~ 1826 年），始名鳌，字占亭，号即园。生于大理，长于昆明。李于阳先世为太和（今大理）人，三世以农耕为生，至其父李元章迁居昆明，时李元阳仅两岁。即园的居所在“会城西北隅”，“居室之东有隙地数亩，种花莳竹，颜之曰‘即园’。”^③园中种植的树木花卉繁多，有松、竹、柏、梨、桃、海棠、石榴、金银花、水仙花、蔷薇花、绣球花、兰花、菊花、牡丹花、芍药花、金凤花、玉兰花、素馨花、鸡冠花，还有梅花、山茶花、杜鹃花等等数十种。他在园中劳作、读书，在园中会友，时常以各种名花赠友。他邀约朋友，在园中品茶赏花，喝酒奕棋。于阳与花木为友，日久情浓，“闭户人与花，宾主两莫逆。”^④不仅平时写了许多咏花木的诗，还集中写了《即园四十韵》，将园中的主要花木逐一作了歌吟。

于阳幼时父母寄予厚望：“愿儿显志扬，厕身青与紫。望儿树功勋，垂名书与史。”^⑤十岁进私塾，读书习作。稍后师从昆明钱丕堂（懋龄）习举子业，见其案头有刚刻印不久的《滇南诗略》，借读后觉得爱不释手，遂摹仿其句调写诗，久而不厌，从此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嘉庆癸酉（1813），刘大绅主讲五华书院，对李于阳的才气颇为赏识。刘大绅为鼓励学生，将太和李即园（于阳）、云州杨丹山（国翰）、呈贡戴古村（淳）、昆明戴云帆（炯孙）、楚雄池禽庭（生春）等五人的诗选录刊刻，名为《五华五子诗钞》，他还亲自作序，对五位学生的诗分别予以评介。他说：“五子诗不袭一家。即园古直苍凉，语多激愤，而凄楚悱恻，闻之者悟。”^⑥从此，五华五子之名渐为人知。李于阳对此十分感激：“何如夫子恩，使我姓名扬；恩如华山高，感如昆水长。”^⑦刘大绅常带领他的学生登螺峰，上太华，观唐梅，看山茶，一起作诗，一起切磋，亦师亦友，相处融洽，留下了同一题目的许多诗章。李于阳的诗艺也因此大进。

嘉庆己卯（1819），林则徐来云南主持乡试，五华五子中杨国翰、池生春、戴炯孙均考中举人，李于阳列入副榜。戴淳则无意仕进，未参与考试。应试“四子”全部考取，这在当时传为美谈。林则徐属官秦琴山为绘《五芝图》：山岩前出四朵灵芝，岩后还隐藏着一朵。形象地描绘了“五子”的际遇。此后杨国翰于嘉庆庚辰（1820）、池生春于道光癸未（1823）、戴炯孙于道光己丑（1829）先后考中进士。李于阳则屡试屡挫，止于副贡。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做了官，有了一定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生活也就较为宽裕了。而科举不顺，又无其他特长谋生的知识分子，生活往往较为艰难，情绪也较为低沉。李元阳正是属于后者。大约在道光元年（1821）以后，由于思想苦闷，步入扶乩请仙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朋友们对他开玩笑说：“即园不可一世之慨，乃竟欲弃绝人而昵鬼神邪！”^⑧道光六年丙戌（1826），李

于阳病逝于昆明，年仅四十三岁。

李于阳的诗，生前所刻总汇为《即园诗钞》，收录他自嘉庆七年癸亥（1803）至道光元年（1821）十八年间创作的诗，以编年兼分类的形式，分为十五卷：卷一（癸亥至丁卯）《留删草》；卷二（戊辰）《游子吟》；卷三（己巳至辛未）《咏花入草》；卷四（壬申至甲戌）《半闲吟》；卷五（乙亥）《爱日吟》；卷六（丙子正月至六月）《紫云集》；卷七（丙子九月至腊月）《秋声录》；卷八（丁丑、戊寅）《味灯集》；卷九（戊寅）《续味灯集》；卷十《即园四十咏》；卷十一（庚辰）《苍华二集》（一）；卷十二（辛巳）《苍华二集》（二）；卷十三《浣香吟·拟尤西堂明史乐府》；卷十四（己卯）《新乐府·题桓台遗爱图》；卷十五（丙子）《情史百咏》。以上所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丙子（1816），李于阳存诗《紫云录》《秋声录》《情史百咏》等三卷，数量最多，而这一年正是他为准备参加乡试习举子业而躲进紫云庵，但他痴迷于写诗，结果这一年的考试又失败了。可谓有得有失。二是道光元年（辛巳）以后至道光六年（丙戌）五年中，李于阳未见存诗，是否与他沉浸于乩扶请仙活动有关，不得而知。

二

李于阳虽在大理生活的时间较短，但感情颇深。他于嘉庆辛酉（1801）送其父灵柩归葬大理，八年后，即嘉庆戊辰（1808）还乡省墓，途中见闻、感触，多以诗纪，集为一卷《游子吟》。他看苍山洱海分外亲切：“山灵噉作桑梓谈，山鸟飞报故人至；山上卧云颇解事，让出真山面目来。”“待邀山灵欲话别”，山灵“酌我洞天一杯雪”。（《登苍山观洱海作歌》）他去祭扫祖坟，在父墓前表露心曲：“菽水欢无望，蒸尝愿又违。三春游子泪，八载故乡归。荐食惭钟鼎，伤心忆草晖。白云回首处，片片陇头飞。”“无限心酸事，陈情拭泪痕。诗书千卷守，风雨一庐存。健

饭欣慈母，成人佑小孙。寒鸦声正急，再拜日黄昏。”（《展先大人墓》）从心灵深处喷涌而出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边抹泪，边泣诉，令人为之动容。他赴大理，母在昆明，“无限情牵彼此难”，只好互相传信“子慰亲心亲慰子”，对亲人体贴备至。

他离开故乡，时时记挂家乡的亲友。“天未难相见，愁怀渺渺予。全凭归去雁，为寄别来书。”（《寄家艺圃》）亲友书信至，他常掀起感情的波澜：“关心两度赐平安，惆怅荆枝影不团。别久才怜相见好，情深转觉寄书难。弟兄远隔家千里，花月平分梦一栏。”“作客久劳君扫墓，见书翻累我思乡”，“屈指哀宗人有几，望兄心比忆兄长。”（《寄瑞园兄》）有时很希望与相思中出现的亲人、影子“共作团圆话断肠”（《寄家瑞园兄》）。著名回族诗人沙琛（字雪湖）与李于阳同为大理籍，赴京途中路过昆明，以未及见于阳为憾。李于阳作诗为其送行：“故乡同住彩云边，廿载难叨一面缘。”“一卷点苍诗集在，声名横压大江南。”他对沙琛的问候，深表感激：“淑问何劳竟有公，半生吟苦感秋风。独怜呕得心头血，学赋高轩愧未工。”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乡友的深情。

他对大理的一些文物古迹、神话传说，有自己的思考。如对火把节的来源：农家执火照田祈丰年，民秉火炬迎诸葛，纪念慈善夫人，三说兼顾，而重点描写慈善夫人的机智坚贞。“立说皆成妙，执笔想当然”，感情的倾向，仍偏向大理。（《星回节怀古》）对苍山宏圣寺所立的禹碑的真伪，杨升庵释文的是否可信提出质疑：认为其碑“真赝果谁凭，考核无书记”，杨升庵的释文“附和犹儿戏”，并“寄言好古人，休入谈天类。”赞美故乡的山水，珍惜故乡亲情友谊，但对一些传说有自己的思考，对一些近人造的古董有自己的见地，不盲目附和。

三

李于阳生活在清嘉庆、道光间。昆明先是天花、鼠疫等传染

病流行，死亡甚众。己巳年（1809）前后，“今年春及夏，哭声遍间里。约计豆殇（死于天花）儿，数万犹未止”，有的家庭“两世一线绝”。（《痘殇叹》）“连年时疫遍乡关”，“百亩地埋千万冢，一家人哭两三般。更惊防病似防贼，父病呼儿儿已匿。人声不敌鬼声多，到处啁啾哭月黑。如市豪门荆棘生，连云大厦鼠纵横。”（《异热行》）这一二年又逢天旱、异热，致使庄稼枯槁，谷物歉收，“去岁无收苦旱旱，今岁将收又愁槁”，“四境愁闻米贵声”。当政者不体恤百姓之苦，“转瞬催粮悍吏来，天灾不已复人灾。”（《祷雨叹》）以致有人感到生的无望：“荒年性命贱，转觉生何必。”“搔首视长天，头上片云黑。”（《老农叹》）社会治安也出现许多问题：“强者更公行，客旅惊相扰。雇法死当然，性命同不保。”更有甚者：“几处煽血腥，争啖人肉好。”（《望雨》）令人触目惊心。

至丁丑、戊寅（1817~1818）间，昆明饥荒连年，百姓泣饥号寒，有的被逼卖儿卖女，有的母抱幼儿跳水，有的夫死妇跳井……目睹此惨景，李于阳一连写下《卖儿叹》《食粥叹》《苦饥行》《米贵行》《邻妇叹》《兵夫叹》等一系列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再现了一幅幅悲惨的生活图景。如为救济饥民，官方开厂煮粥，乞者蜂踊而至，“少壮努力争向前，老弱举步愁颠絆”，“由晨至午始得食”，且“哀食粥不曾饱”，然而主持此事的官员乘机贪污：“胥吏将米出厂卖。”（《食粥叹》）又如，哀鸿遍野，“盗贼”群起，官军围剿，征兵、征粮、拉夫服役，羽檄飞传，当政者对百姓，动辄鞭挞，血肉淋漓。“兵往贼踪潜，兵来贼势逞。往来竭民力，白骨路旁冷。”（《兵夫叹》十首）离乱倍觉安定好，作者殷切希望社会早日太平，“吾民各归家，手把锄与犁。”（《兵夫叹》）如此集中，如此突出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如此深入细致地表达人民的感情和愿望的诗篇，时人并不多见。对此，李于阳的老师刘大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即园学日进，诗

益富。《卖儿》《食粥》《苦饥》《米贵》《邻妇》《兵夫》诸作，置之三百篇（即《诗经》）中，当在变风、变雅之列。杜少陵（即杜甫）白香山（即白居易）一辈人，乃优为之，张（籍）、王（建）而下，恐未必办此也。”^⑨从中可见：刘大绅将李于阳的这些诗与杜甫、白居易等描写民生疾苦的诗相提并论，其地位之高，自不待言。李于阳也借女史朱菊华之口，说：“长歌激烈写殷忧，悲悯情怀不自由。诗到怨时天亦老，一篇谱出一声秋。”（《题词》）此诗形象地道出这部分诗的内容（殷忧）格调（秋声）。

四

李于阳是重感情的人，他对师长、朋友的感情，多真挚而亲切。

王圣峰，是李于阳幼时的老师：“垂髫曾记拜须眉”，“交论两代父兼师”（《寄王圣峰先生》），王圣峰在李于阳成长的道路上是启蒙的良师。嘉庆丙子（1816）王圣峰去世。李于阳有《哭王圣峰先生》三首。“问字情犹在，重逢愿已违。”“杖履寻秋梦，关心吊夕晖。可怜乘鹤去，不见碧鸡飞。”原注：“（圣峰）先生赠句有云：‘遥从苍麓驰金马，自上华峰听碧鸡’。”回想往日师生之谊，抒发长久离别的悲痛；回忆老师的赠诗，倍感亲切难忘。

刘大绅是李于阳在五华书院学习时的恩师、诗友。刘大绅常带弟子到昆明近郊游览，或到朋友家小聚，一起作诗，互相切磋。刘老师惜才、爱才，多方鼓励李于阳，把李于阳当成忘年交，与李于阳心心相印。“相印即相亲，文字甘骨肉”（《寄庵夫子赐和〈雨中有怀〉诗，矜宠特甚，赋此志愧并谢》）。嘉庆丙子（1816），李于阳三十三岁，他在《生日述怀》组诗中，回顾他与刘大绅的师生之谊：“四载依绛帐，爱我容我狂。朋友激知己，

私心铭肺腑。寒只赠我衣，饥只予我粮。何如夫子恩，使我姓名扬。恩如华山高，感如昆水长。”后来，他从杨丹山（名国翰）处见到刘大绅在山东新城为官时，当地人为歌颂刘大绅所作的《桓台遗爱图》二十幅，加深了对其师政绩的了解。他据图逐一作诗，充分肯定刘大绅勤政爱民、为民除弊，自甘清贫的品德，为后人全面了解刘大绅，提供了形象的资料。平时，师生间你来我往，互赠诗多达百余首。李于阳中年去世，刘大绅痛惜不已，不顾年迈，亲往坟山祭奠，为其撰祭文、墓志。刘大绅与李于阳诚挚的师生之谊，为诗坛、教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李于阳对他的学友、诗友谢石臞（琮）、王玉海（毓麟）、严秋槎（廷中）、杨丹山（国翰）、戴云帆（炯孙）、戴古村（淳）、钱沚汀（允济）、李艺圃、奚修亭、马子云等多有诗篇相赠。对朋友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多关切，对朋友的诗作给予真诚的赞美，对朋友生病、遇难给予亲切的慰问。如，昆明谢琮（字石臞），李于阳与他为文友，“谊重文章交本淡”。谢赴宜良任教，他依依惜别，以诗相送；谢赴京会试下第，他以诗慰；谢在异乡，他写诗寄怀“诗写怀人声独苦，心悬知己梦应归。”（《寄谢石臞》）；得石臞信，百感交集，因谢母已逝，难见母面；谢石臞自京城回，途中多艰：“病骨风中支万里，穷途光景话三年。怀中刺（名片）以行行灭，篋里诗犹卷卷编。方喜今宵重聚首，又将余恨惹缠绵。”（《喜谢石臞自都门归》）历经风霜，拖着病体，朋友终于回来了，诗篇也增加不少，喜；但会试落第，慈母病故，又带来无穷的遗恨。若不是深知朋友，怎能写出如此动人的诗篇。又如宜良诗人严廷中（公元1795~1864年），李于阳对其诗才十分欣赏，相见时对他敞开心扉：“久别今番慰梦魂，深宵听雨坐黄昏。家常话到辛酸处，绛蜡愁多触泪痕。”（《喜晤严秋槎兼题及瘦红集》）“蕴藉风怀迥不群，翻然访我趁斜曛。未曾青眼酬知己，却被梅花认得君。”“白描手笔善传神，写就红楼旖旎春。一

曲歌终双泪尽，前生原是葬花人。”（《赠严秋槎》）对其个性及诗歌的特色，有较准确的评价，不愧是知己。再如对他的同窗戴炯孙（云帆），以家乡的历史人物为题，写了十首诗，李于阳逐题相和，同中有异，贯串了对先贤的景仰之情。戴炯孙北上应试，李于阳听到一些“疑谤”，寄诗以慰：“云帆磊落才，少年卜大器。单寒自勤学，诗文萃六艺。公卿争怜惜，姓名众中异。声华启疑谤，乃触人世忌。我独窥君心，常悲篱下寄。得志须奋扬，英雄孰短气。”（《春夜怀北上诸友》）能“窥君心”，为友排“疑谤”，非挚友谁能为？

李于阳对前辈杨一清、杨慎、孙髯、师范、钱沅等都有较出色的描绘，对他们的作品、人品、官品给予很高的评价。对百姓中的机智勇敢，巧斗歹徒的妇女，也给予热情的赞扬。

五

李于阳的诗歌创作，还有两组值得一提的作品，一是他假借“女史朱菊华瓣香”赠诗，题词，自己则和诗酬谢。如《过湖亭有怀瓣香》《和瓣香女史见赠之作即次原韵》（四首）、《和瓣香咏菊之作》《瓣香为作诗钞题词赋此致谢》等。

这朱菊华何许人也？据李于阳《商山鸾影题词》（即为陈圆圆的肖像题词）四首，其三：“人间天上总相关，月夜归来响佩环。莫向春风题旧事，迷离烟树认商山。”其四：“茫茫咫尺即天涯，油壁欲攀前度车。莫问清溪诸妹妹，芙蓉江畔小姑娘。”（自注：谓瓣香诸人）。由此可知：瓣香当为陈圆圆年轻时的伙伴。若以吴三桂政权覆亡的1681年算起，至李于阳作诗的道光辛巳（1821）年，已140年。李于阳借“瓣香”之口，为自己的诗集题词，自己亦煞有介事地与其唱和，表示酬谢。目的只是借“狂”“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罢了。试看，李于阳借“和瓣香”写自己的爱好：“来想珊珊几度迟，多情难爱玉谿诗。彩毫婉转

书花叶，翠袖零丁倚竹枝。”（《和瓣香女史见赠之作即次原韵》四首之二）玉谿，即玉谿生，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号，他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脍炙人口，传颂不绝。其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诗风，摹仿者不绝，李于阳的后期也深深爱上李商隐的诗。又如，李于阳借“和瓣香”写心曲，“酿成佳色满篱鲜，独向西风阅岁年。花纵有香终觉淡，人如得酒便为仙。残枝写照何同瘦，傲骨争名不受怜。自是天心珍晚节，芳怀吟罢倍缠绵。”（《和瓣香咏菊之作》）这分明是以菊自况，写其身世、思想和志向，何曾有半点“疯”“癫”！他内心深处的苦闷，在此之前已有表现：“廿载疏狂廿载愁，半生冷落亦何堪。算来青眼曾消受，除却仙裙只二三。”“玉简金环事幻真，情天恨海总伤神。生平热血酬知己，不在英雄定美人。”（《菊骨》）李于阳的“冷落”感，可能来自十余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始终未考中举人，无法赴京会试，一游大江南北。与他一起读书的“五华五子”池生春、杨国翰、戴炯孙先后考中进士，在官场一展身手；未参加考试的戴淳，亦以拔贡之名，进京会试。而李于阳无人举荐，“半生冷落”。只有幻想中的“仙裙”才对自己青眼关爱，感到几分温暖，这种心态，似不难理解。

李于阳另一组有争议的作品，是《情史百咏》。他在自序中说：“余最喜读詹詹氏《情史》……因课余爱择各类中助我观感者，得百事，事各咏以七言绝句一。”其友人见后告诉他：考试读书，宜读正史，此为杂书；“男女之情，学者讳言”，“《情史》一书非圣无法”，“大雅所不屑争耳”，你不仅读，且写诗歌咏，“恐召攻不免也”。然而李于阳对此却另有看法：“君子之道，造端夫妇”，“自谓无情于男女者，殆真不情于君父者耳”。正视男女间美好之情，并将其推向君臣、父子之情。不必讳言男女之情。“不患有真小人，而患有伪君子者。今之学者哉，今之学者哉！”直接戳穿了某些人的虚伪面目，毅然写下了《情史百咏》，